

六，來稿請寄：北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歌謠研究會。

歌

謠

卷二第

期五十三第

螢火蟲

於菟

馬詒統遺著
林培廬

螢火蟲

一個歌謠母題的比較

歌謠週刊復刊詞引了湖北漢川跟安徽績溪的歌謠各一首，可以比較。羅莘田先生所記的績溪歌謠還有一首也可以跟湖北的一首比較——

安徽：

湖北：

遊火蟲 夜夜紅 螢火蟲 亮烘烘

公公挑菜賣胡葱 大兒子學裁縫

婆婆績麻糊燈籠 二兒子學長工

哥哥開店做郎中 兩個媳婦挑牙蟲

嫂嫂抽牌捉牙蟲 老媽媽糊燈籠

小叔讀書提鳥籠 白鬍子老頭挑糞桶

湖北這一首見於「湖北民歌集」(湖北教育廳，武昌。)這在歌謠中是一個母題，據說頭上一句「起興」(如這個母題的螢火……)在北平歌謠有一個名稱叫

於菟

於菟

「頭子」，我記得威達雷(意大利 Guido Viale 男爵的漢名)的書裡有此一說。

復刊詞說到的「歌謠選」，其中第二

五首，安徽旌德：

火蝨虫 亮蓬蓬

大兒子做裁縫

二兒子打長工

兩個媳婦取牙虫

老媽媽糊燈籠

白鬍子老頭挑糞桶

原註：此歌為一家沒一個吃開飯的人。

取牙虫乃舊日的牙科醫生，多以

婦人為之。

這一首是胡江冬秀夫人記的，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北大日刊登載。劉半農先

生編訂的這「歌謠選」，我們所能找到的，簡直是「鈞沉」了，恰好從這一首起，到末了第一百四十八首完，而前二十四首則已「踏破鐵鞋無覓處」，現在想藉此作一廣告，向各方徵求，希望能「費工夫」早些「得來」。

再看「吳歌甲集」上卷第二十首：

螢火蟲 夜夜紅

親娘績芋換燈籠

阿公挑菜賣胡葱

兒子叫船做郎中

新婦背包捉牙蟲

原註：「捉牙蟲是一種女子的職業，大概連做抽牌算命。」由此可以知道績溪那一首的「抽牌」是算命之類；有人說抽牌也許是北平所謂黃鳥刁帖兒，就我所知，湖南長沙叫「靈雀含書」(很文雅的名兒)，是迷信的一種。

「吳歌集」稿本卷三的兒歌，這一個母題多了三首：

67

螢火蟲 夜夜紅

親娘替我點燈籠

公公起來賣胡葱

媳婦背包捉牙蟲

老太婆燒火做燈籠

68

螢火蟲 夜夜紅

婆婆結紉(?)糊燈籠

爺爺擔担賣胡葱

哥哥出門做郎中

嫂嫂沿街捉牙蟲

淮學

69 與奉賢，松江的一首比較：

油火蟲 夜夜紅 游火蟲 夜夜紅
 公公挑擔賣胡葱 公公挑擔賣胡葱
 婆婆劈柴糊燈籠 婆婆養蠶搖絲筒
 媳婦早起做苦工 兒子讀書做郎中
 兒子掛牌作郎中 新婦織布兼裁縫
 一隻米筒吃勿空 家中有米吃弗空
 還可以比較——

常州，無錫：江陰：

螢火虫 夜夜紅 火螢虫 夜夜紅
 公公挑擔賣胡葱 阿公挑擔賣胡葱
 兒子揹包做郎中 阿婆打漿糊燈籠
 媳婦揹包捉牙虫 倪子雷家做裁縫
 婆婆打漿糊燈籠 媳婦揹包捉眼虫
 四手勿放空 還叫窮也窮
 還叫窮也窮 四手勿放空

按：「蟲」，我寫「虫」字。胡葱之「胡」不必作「葫」。倪子即兒子。兒音倪。眼虫乃牙虫之誤？

從以上四首的末句看來，我覺得「歌謠選」第二十五首解釋題旨的那一條註可以當作這一個母題的說明。四首之中，後三首錄自「江蘇歌謠」（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無錫），再翻看下去，有——

丹陽：常州：

火螢虫 夜夜紅 螢火虫 夜夜紅
 公公挑水澆胡葱 阿公挑水澆胡葱
 媳婦打漿糊燈籠 媳婦打漿糊燈籠
 水打燈籠輕 水大燈籠輕
 撈到河當中 采到河當中
 脫出褲子下去 脫出褲子下去
 撈燈籠 撈燈籠

這兩首是另一個型式。

在江蘇歌謠集第四第五兩輯——「淮海維揚」；以及「山東歌謠集」（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濟南）中，好像沒有這個母題，這是否可以反映出這一個母題流行的地域呢？

我想到在兩湖跟上海的時候所聽到的，街上湖北女人「挑牙虫e」的聲音。湖北所謂「挑」牙虫，與挑担的「挑」迥乎不同。同此母題的各地歌謠，對付這牙虫，用字有種種的不同，其事則一而已。列舉於下：

捉——安徽績溪；「吳歌」，江蘇，溧陽，無錫，常州，江陰，南通，寶山；
 剔——揚中；

爬——泰興；

撥——靖江，南通；

取——安徽旌德。
 「捉」佔多數，可以算作「通語」；我想，如果北方也有的話，該叫「逮」牙虫了吧。

歌謠，通常拿頭一句作題目，試比較：

遊火虫 夜夜紅
 游火虫 亮烘烘
 油火虫 亮蓬蓬
 螢火虫 亮亮紅
 火螢虫
 火螢虫

江蘇歌謠集拿「公公挑擔賣胡葱」作題目，這一句也可以比較：

公公挑菜賣胡葱
 阿公挑水澆胡葱
 爺爺挑担捉菜虫
 爸爸起來
 其餘各人所做的事也不妨分析一下：
 婆婆 績麻 糊燈籠
 親娘 績苧 換
 老太婆替我 點

媳婦	燒火	做
媳婦	結紉(?)	做
哥哥	劈柴	
哥哥	打漿	
兒子	燃麻	
哥哥	開店	做郎中
兒子	叫船	
	出門	
	掛牌	
	讀書	
	背包	
	打卦	
嫂嫂	抽牌	捉牙虫
新婦	背包	(捉)以
媳婦	沿街	外見上文)
	打卦	
新婦	織布	裁縫
倪子	當家	做
哥哥		
婆婆	養蠶搖絲筒	
	提籃沿門坐	
奶奶劈篾子做筲笠		
媳婦早起做苦工		

小叔讀書提烏籠

(三句不連)

這好像一種遊戲，用紙片寫：某人，怎麼樣，做什麼，三項分寫不同的許多張，錯亂起來，往往可笑。(其實，這與之不同，因為這些個配起來不致於得到離奇的结果。)

同一母題的歌謠還可以分作幾個型式，現在引一首與湖北及旌德同型，不是買胡葱而是挑糞桶的來作結束——

靖江，南通：比較(見前)：

火螢虫 夜夜紅

大兒做裁縫

學裁縫

小兒當長工

學長工，打長工

兩個媳婦撥牙虫

老媽媽糊燈籠

老頭子挑糞桶

白鬍子老頭

上來同一母題，江蘇各首，我沒全引，手邊有前歌謠週刊等，還都沒有去查。

天壺書札

馬詒統遺著

抄自寫給他一個朋友的信——

弟於民間文藝，頗感興趣；而嘗著作，則吾豈敢。去年兄曾謂楚辭之天問離

騷等篇當用別法整理，不宜從民俗學入手。弟至今思之，頗有意見。夫天問一篇，係問答體，英人魏萊云，天問是一種試題；顏剛先生云，天問一篇，蓋戰國時楚人對於宇宙及古事之疑問，或設問而求同歌者之解答，如今日民間之對山歌，未見其為屈原作也。由此言之，天問亦可從民俗學入手。弟意楚辭中包含古代神話傳說甚多，苟用此類方法整理，或可得一確解也。鄙見如此，未知尊意如何。弟草九歌研究，成十之六七，惟九歌與巫歌一章，頗難着手，蓋無其他巫歌與之作比較研究，而容肇祖所輯之廣州巫歌，極像當今文人之挽詩，不類巫歌，竊疑此項巫歌，決非出於女巫之手，或係無賴文人為其捉刀，猶禱詞之開篇也。故此種巫歌，不能與九歌並肩而論，故此章暫時擱筆，一俟得材料後，再繼續工作。

搜集歌謠，亦是難事，往往一首歌謠，因音誤而不能解者，比比皆是，故編集成書後，不敢遽行出版，恐貽誤學者也。

招魂一篇，弟由福州歌謠集中尋得有此項同樣歌詞。不意自戰國迄今，此

風未絕，猶有叫魂之山歌。爲之快意之極！

承惠寄王君中國民間文藝一書，謝。民間文藝之研究，在中國尚在萌芽時代（尤其是理論方面），出此一書，亦可以稍補於世矣。此書條理其清晰，推論斷與見解尙少，所以不能滿足讀者之慾望。關於此項工作努力之人，而學問有根底者，爲周作人顧頡剛鍾敬文三先生，惜三人亦未有專論此項之書籍出版耳。並聞書坊皆不願意印行此項書籍，因價值實不高，而銷路甚少，嗚呼，中國民間文藝之命運可知矣。

弟搜集白蛇傳故事，已得者有：

- (1) 唐無名氏白蛇記
 - (2) 陸次雲湖塘雜誌
 - (3) 小說考證中之花朝生筆記
 - (4) 小繁露
 - (5) 西湖佳話中之雷峰怪蹟
 - (6) 夢妖傳
 - (7) 雷峰塔演義
- 聞上海受古書店有「雷峰塔寶」，係

預言書；廣益書局有「坍倒雷峰塔」，未知有否出售，祈乘便一問是幸。（註：這兩部書曾經受信人到書店里去問過，結果都沒有買到。）

弟前託北方親戚李君在京師圖書館抄敦煌石室中之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維摩詰所說經俗文三種，此係唐代之寶卷，可與現代流行之寶卷作比較之研究。不幸書未掛號，半途遺失。現李君已南返，此書不啻遭劫，爲之長歎久之。弟近於編集白蛇傳故事外，又搜集唱本寶卷，擬作敘錄一本，在自序中，擬以敦煌寶卷與流行之寶卷比較研究，再論從寶卷變爲唱本之程序，今唐代寶卷已半途遺失，所以此項無聊工作，不得不暫爲停止。天之不助人如此！

弟新從喜娘口中得儀式歌十餘首，因其材料頗重要，故錄之，但坐牀撤帳之歌，尙未有收得。

山東梁武帝石刻，不知有何調查報告乎？因其中有未受佛教影響之壁畫，或可供研究天問之旁證也。

某舊書店「歌謠」一書，售百八十元，未免太昂奇貨矣。蘇州某舊書店居然亦有同樣之書，弟託人設法借閱，則其中材料，多採取掛枝兒白雲遺音二書。弟素聞該書店專造偽書，以騙學者，殊可恨也。

潮州民間傳說

林培廬

(一)
離揭陽古溪二十多里，有一個山，叫做大光山。山內有幾個洞，形似水缸，故人們稱牠作石水缸。相傳這地方古昔時候，樹木茂盛，禽獸繁殖，什麼毒蛇猛獸妖精鬼怪都有。有一次，有一羣妖精來這裡造洞，他們預備一夜的工夫就要把洞造好，而且得在雞啼以前。若是洞沒有造好，雞就啼了，他們就不能再造了。真是巧得很，這事會被伯爺知道了。伯爺因要保護鄉民，便打各處的鷄犬。於是啼的啼，吠的吠把那些妖精全嚇跑了。又有人說：那邊還有石臼，石眠牀，石几，……等物。聽說若是妖精造得成洞，就要百里無人烟。

請閱通俗讀物編刊社出版的

民俗學，民族學，社會史，文化史期刊

孟姜女故事

貴州女人的手

中抗

童 版 女 編

塞北婦女生活

定價每號一角，半年六角，全年一元。

靜 閱 行 二

定購洋一元。

總代售處：北平景山東街景山書社。

現在這地方還有很多很多的小洞呢！

(二)

從前有個很懶惰的婦人。她每天都不
作工，過着很閒適的日子，把寶貴的光陰
都空耗過去了。但是她當丈夫一在家的時
候，却很勤的紡織起來。於是丈夫以為她
是一個良美的賢婦，便很喜歡她，也不知
她的虛假。後來，她死了。她的丈夫以為
她生前很勤苦的紡織，必然積剩有很多的
布；所以很高興的去看藏布的地方。可
是，箱裏全是空的，只有些她未織的紗兒
留在那裡。哼！丈夫發怒了。他一面生着
氣，便一面把紗都縛在她的身上了。於是
她的靈魂不能去投胎而變成了紡織娘。從
此以後，她每當閒暇的日裡——四月至七
月——便叫起：「嗷——嗷——」的
聲音。那意思是勸世界上的婦人不要和
她一樣。

河南歌謠

張帆記錄

一 忙 忙

一 忙 忙，開開窗門月光光，

二 忙 忙，梳頭纏腳掃廚房，
三 忙 忙，年老公婆送茶湯，
四 忙 忙，打發孩兒去書房，
五 忙 忙，打扮女兒進繡房，
六 忙 忙，打扮孩兒做新郎，
七 忙 忙，打扮女兒嫁夫郎，
八 忙 忙，年老公婆上天堂，
九 忙 忙，一串念珠進庵堂，
十 忙 忙，一雙空手見閻王。

小麻雀

小麻雀，啄房簷，
我沒媳婦許多年，
看見街上娶親人，
我的眼淚掛目前，
有的有，沒的沒，
有的大婆連小婆，
沒的只有空被窩。

石榴花

石榴花，開的紅，
繼母打娃不心疼。
黑地打，白日擲，

江蘇兒歌

澄江記錄

(通行豫西)

還說把娃沒打成。

(一)

風涼簸簸，
牌門(1)擱擱(2)，
老蠶豆(3)剝剝(4)。

註：(1)普通指店前之門為牌門，此處即木板也。
(2)此句即把牌門來擱成床。
(3)即炒黃的蠶豆，因其硬而難嚼，故老也。
(4)此句即剝老蠶豆吃。

(二)

癩子癩，
儉雞殺，
一計鑽(1)，
一計鼓，
措住(2)癩子打屁股。

註：(1)即打一下鑽也。
(2)即捉住也。

國學季刊 五卷四期 目錄 (二十四年)

書郵教生先生景印三國志注補序後
孟森
湯用彤
釋法瑤

丁履恒 形聲類編

(三)

醫學精(1) ;

買肉買半斤 ;

精格肥格自家吃 ;

骨頭骨腦(2) 請丈(B)人。

註：(1)即常格送學的，所稱精者，因

俗傳物久成精怪也。

(2)即大小骨頭。

(3)夫，當讀查音。

(四)

虫虫門，

鳥鳥飛，

麻姐姐(1) 家來牽麥柄(2) ;

粗格燒飯吃，

細格燒粥吃，

一吃吃子薄盤飛。

註：此歌唱時，小孩以兩手之實指相

點，至末句兩手突然分開，表示麻

雀已經吃飽飛去了。

(1)即麻雀。大概雀與雀音相近，

用「姐姐」呼之，以示親愛。

湖南情歌

饒浦記錄

(2)即是牽磨磨子。

(通行江陰)

(一)

別人唱歌自個兒尋開心，

小妹子唱歌唱給知音聽；

願兄爲水妹爲土，

和來就捏作一個人。

(二)

三月春風暖洋洋，

桃李花謝筍芽長；

記得去年同郎別，

青草溪邊淚夕陽。

(三)

一年去了一年來，

又見梅花帶雪開；

梅花落地成雪片，

開窗望雪待郎來。

(通行鳳凰縣)

河北歌謠

謝子美記錄

(一)

老百姓，流血汗，

一年到頭忙不斷，

又怕潦，又怕旱，

舉家老少爲吃飯。

風裏來，風裏去，

起早晚睡忙種田，

不敢吃，不敢穿，

辛辛苦苦又一年。

(二)

租也重，稅也重，

錢糧號草多要命。

又怕兵，又怕匪，

集頭廟腦怕多嘴。

你燒香，我唸佛，

盼着太平好過活。

今天盼，明天盼，

盼來盼去一場亂。

註：「集頭廟腦」，即集市，廟會之意。

告

爲便學人依原本用極上夾連紙重印 定價五角

定價八角

「過活」，即過日子。

(三)

XXX，沒好心，
一心要害中國人。
賣大煙，賣白粉，
房糧地土都霸佔。
先威嚇，後欺騙，
買着漢奸來搗亂。

(通行新民)

塞北歌謠

宗丕風記錄

石榴花

石榴花，頭對頭，
爸爸給我一匹牛，
二姐給我一疋綢，
哥哥送我白紙扇，
嫂嫂送我小丫頭，
騎着牛，穿着綢，
白紙扇子遮日頭，
後頭跟着小丫頭。

小小西瓜

小小西瓜圓溜溜，
挑擔西瓜上包頭。
包頭愛我西瓜甜，
我愛包頭女兒好風流。
大我三歲我不要，
小我三歲跟我走。
瓜子臉，梅花腳，
看你捨得捨不得。

註：「包頭」，綏遠縣名，在平綏路沿線。

大雪

大雪霏霏下，
柴米要漲價，
娃要吃飯，
兩口子要打架。

註：這一首是說年頭不好，窮人家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半截甕

半截甕，栽蒜苔，

栗子花兒長上來。

兒出門，娘安附，
接窗看見我媳婦：
白白臉，黑頭髮，
梳的油頭戴的花，
看的看的捨不下，
不如在家做莊稼。

註：「安附」，即安附。

吃老農

吃老農，喝老農，
老農養你什麼用？
遍地土匪你不打，
倒把子彈送賊營。
誰殺他？我幫助。
來呀來，
除了衆人害。

豆芽菜

豆芽菜，根里粗，
婆婆打我爲小姑。
誰家沒有兒和女，

爲甚親你小閨女？

義和團

義和團，紅燈罩，
一心要滅天主教。
拆洋樓，拉鐵道，
電信桿子全不要。

註：這一首是形容清末義和團鬧亂的情形。

天上星

天上星，一對對，
我作光棍真不對。
自做飯，自熬湯，
眼淚滴在鍋蓋上。
自舖床，自疊被，
夜間一個孤獨睡。

註：「光棍」，即單身。

明年好

今年盼着明年好，
明年盼着後年好；

到了後年還是穿着破棉襖。

蕎麥花

蕎麥開花一片白，
我家姑娘好耍牌；
贏了錢兒買花戴，
輸了錢兒把牌摔。

註：這一首是說閩南人家姑娘的生活。牌是一種塞北人玩的紙牌。

那幾年

那幾年，時氣正，
一賺賺的銀子弄不動，
爹也喜，娘也敬，
老婆子看見笑盈盈，
孩子們看見叫爹買燒餅。
這幾年，時氣歪，
一輸輸了個眼子白，
爹也打，娘也罵，
老婆子看見不說話，
孩子們看見說死了吧！

註：「賺」，音正。

糕軟些

糕軟些，菜滿些；
王錢大些，天短些。

註：這是說農民對於地主的要求。

唱支曲

唱支曲，解心寬，
挑担簾，上高山，
高山頂，石橋石欄杆，
欄杆上，一盞油，
拿給姑姑嫂嫂對梳頭，
前面梳個盤龍髻，
後面插對插花頭。

(通行塞北各地)

啓事

本刊在寒假中停刊，準於二月二十八日繼續出版第三十六期。讀者如有稿件，請仍寄沙灘北大本會。

本刊啓事

本刊歡迎直接定閱